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 
第四十五回 虎口行奸 虎惡於真 僧寮放火 生僧燒作熟僧

素臣急看，卻是匡無外主僕二人奮勇殺入，心中這一喜，不覺精神頓長，氣力尤加，拍馬揮刀接應。這賊人等被素臣殺了一日，心膽俱裂，怎當得加上這一枝生力軍，不由不離披解散！又因崗側埋伏，俱出環鬥，被無外乘虛直入，登壇斬將，碎鼓擡旗。旗鼓為行軍耳目；耳目乍失，合軍驚慌。素臣等三把寶刀，如三條毒龍，飛騰天矯，在賊人隊中，忽而自內攬出，忽而自外攻入，忽分忽合，忽東忽西，光若雪霜，勢如風雨，把賊人一個桄桯圈兒，殺得七穿八漏，七零八落，抱頭鼠竄，不敢交鋒。霎時間，屍橫曠野，血染平沙，十停狂賊，只剩一二停，大半尚是傷弓之鳥，破網之魚。匡義也有幾分本事，殺得高興，加鞭疾趕。素臣連忙喝住，道：「窮寇莫追，且尋安宿處。」匡無外亦喝令弗追，匡義方勒住了馬。三人慢慢尋路，不敢走向大路，只揀小路行去。

約走六七里路，天已昏黑，遠望見火光，連轡行來，卻是一個獨家村，三四間土房，破窗裡一片通紅。三人下馬，匡義上前叩門，裡面人開出來，見有馬匹，不肯招留。素臣再三求告，那人沒法，才把馬牽到後面柳樹下係好，領三人進去。失聲道：「啊呀！這位爺怎渾身都是血，好不怕人！爺們是怎麼來？還是別處去的好，不要連累咱們淘氣！」素臣看那人，約有五十以外年紀，黃鬚曲背，甚是呆實；把廝殺之事，略說幾句，堅求借宿。那人吐舌，不敢再言。素臣問他名姓，家中還有何人。那人道：「咱姓宋，還記得小時先生題一個甚麼英字。只有一個兒子，一個媳婦，都不在家裡。爺們既沒處去，只好拿些高粱秫稭來，就在這地睡。大米沒有，小米還剩些，卻不多，煮稀飯爺們吃罷。」說罷，進去。

素臣扯過板凳，與無外坐定，問其：「前日決意分手，今日何又來援？」無外道：「素兄未曾啟齒，弟已心許，欲伴送到遠；後轉一念，事欲其密，兵不厭詐，若明在一處，無從察看賊蹤，路上便難照應；故決意辭兄。這夜追趕下來，打聽賊人機械，好不擔憂！中所這幾家客店，都被寶音僧人埋下火雷、火車，講定：燒去一間草房，償還十兩銀子；只待吾兄下店定更以後，便要行事。虧吾兄躲脫此難！我急急趕將下來，總不見吾兄蹤影，重複回到中所，叫店家做飯吃飽，喂好頭口，趁著月色，一路找尋。趕到這裡，見吾兄正圍在中間，被我直殺入崗來，把守旗賊禿，擂鼓強徒，一齊殺死，破了他的號令，搶下崗來，才得與吾兄相會。只是來遲了一步，累吾兄多費了氣力！」素臣大喜道：「不遲，不遲！若再遲數刻，弟的性命便難保了！只看我這臂膊上、腿上便知！」因在身邊取出道士的刀瘡藥來敷好。宋英已拿出粥來，卻沒小菜，只一碟子裹灰泥也似的鹽屑。無外道：「可惜我食鬥還有路茶，連鋪蓋都寄在店裡。」素臣饑餓，拿起一碗粥一呷，便覺甘美異常道：「蕪麥飯，何異海錯山珍，但嫌少耳！路菜盡可不必。」吃粥後，連衣帶刀，放開身體，與無外兩人，在那草上睡得正是酣適。不料匡義睡中大喊大叫，把素臣、無外一齊驚醒，問其緣故，卻是夢囈。無外罵道：「蠢才！文相公殺了一日，也沒見一毫聲息；你剛殺得一會兒，就是這般魂夢不安！」

正說不了，素臣肚裡一陣作響，覺要出恭，忙起身來開門，轉過後邊，星光之下，看清了一帶村墜，蹲身下去解手。摸著腿上傷口，全沒疼痛，臂膊上也一般；暗付：真是靈丹！正是歡喜，只聽見大遠裡，隱隱有喊哭之聲，側耳細聽，卻在東南角上。因心中大疑，解畢起來，迎著哭聲，飛步尋去。越走越遠，待要轉身，哭聲又像在前面，因發狠趕去。堪堪至近，卻是幾間瓦屋，外面一帶蘆笆，隱隱射出火光，聽那哭聲，卻並無蹤影。因將身一縱，跨進蘆笆，窗內望著亮處，瞥見一隻黃虎，爬在炕上吃人。如貓嚼鼠骨咬聲，狗吃殘羹嗚咽作響。不覺怒從心起，腰間拔出寶刀，把門一腳踹開，直搶入去，向那虎背上用力一刀。那虎大叫一聲，鮮血飛濺。屋裡又撞出一隻虎來，因定睛一看，勃然大怒，猛喝一聲，飛起一腿，正中那虎肩窩，仰面一交，跌倒在地，閉著氣兒，暈了過去。

素臣恐有餘類，攜過燈來，四面一照，炕上那虎，直翻下地，爬出一個赤身女人。裡邊屋裡，色勒勒抖出一個，也是赤身女人。一齊跪下，連連磕頭道：「但憑爺爺，只求饒命！」素臣道：「你們休怕！我是過路客人，聽著哭聲，特來剿除這兩個孽障，並不是歹人。」那兩個女人方才住抖。素臣叫將起來，令其穿好衣褲，問道：「你們怎住在四面無人的所在？」那女人道：「不要說起，咱們丈夫，也是有名目的，等閒也不敢有人欺侮！」素臣急問道：「你丈夫何等入？姓甚名誰？」女人道：「說起咱們丈夫來，兩個強人，真個死也沒有他的死處！咱們丈夫，兄弟兩個，叫莫有仁、莫有義，是寶音寺裡第五個房頭尋源老爺座下第一等得力道人，現充著大殿上香火莊頭。掌管著洋裡十幾號漁船，衛裡幾十處鋪面，收放租債，有一身好武藝，寺裡老爺都喝過彩。這遠近村裡，但提起他兄弟名頭，夢裡都是害怕，好不好就打一頓死，硬些的，便對寺裡說了，把他一索子鎖去，細細拷打。晦氣撞著京裡下來什麼姓文的死囚，倒著遠偏與寺裡作對，兩三日前，老爺們叫去幫著打架吃緊的，才被這兩個強人裝著假虎來唬咱們。咱們眼裡著落得這模樣的強人麼？咱們不是誇口說，拳頭上也立得人，臂膊上也走得馬，只吃那黑夜裡看不清的虧，認是真虎，才被欺了！青天白日，他敢正眼兒觀咱們一觀！也虧著客官在這裡過，這也是天爺爺眼睛近，也是客官造化，明日咱們對丈夫說了，敢也不虧負著你！你若在衛裡做生意，只對各鋪家說，照看你一分，也就夠你一生的受用哩！」

素臣聽了這話，又好氣，又好笑，轉過念來，甚是懊悔。又想：「假虎行奸，一死不枉，只索罷休！」因去提起兩個假虎，一個被刀的，背破肋斷，早已不活。那一個被踢的，肩窩骨損，右臂雖廢，卻不妨命；拍醒轉來，放他逃命。那兩個女人齊嚷道：「這賊裝著假虎，欺負咱們，現犯著斬頭瀝血的罪，怎便容易放去？咱們丈夫回來，須不干休！」素臣睜圓兩眼，大喝道：「只我便是京中下來姓文的死囚！寺裡賊禿，今日倒運，撞著我，殺得非傷即死，火工道人約莫殺死百十個；你們的丈夫想也只在數內！你丈夫不過寺裡一道人，狗一般賤的，便敢無法無天，欺壓村坊；你這兩個賤人，口舌利便，狐假虎威，應得此報！初時認不得假虎，落後怕不知是個人，怎不大聲叫喊，任憑他淫污？還敢說拳頭上立得人，臂膊上跑得馬？那一個我已殺死，這一個已作廢人，便饒他一死，亦不為過！」聽的一聲，掣起寶刀，喝道：「你們再敢放一個屁兒，便吃我一刀！」唬得女人重複發抖，連連磕頭道：「但憑爺爺，只求饒命！」素臣問假虎：「寶音寺離這裡還有多少路？」假虎道：「只這正東上四五里便是。」

素臣喝令馱那死屍回去，改過安分，勿再作孽送死。把兩個女人提進裡間，將門扣上。移過燈來，四面照看，見西首一間房子，鐵鎖鎖著，扭開進去，見有三五條火腿，五七方鹽肉，掛在梁間。地下三五壇酒，一囤小米，半囤高糧，瓶罐筐籃，七橫八豎。架上一个小竹籃，上用木盆蓋好，揭開看時，上面一大碗豬肉，兩隻雞膀，一碗素菜，底下半籃小米乾飯，飯上堆著一二十個米團，一二斤冷結水面。暗想：今日正是灶神生日，這裡風俗，也與江南一般，替灶神上壽。因把燈放在地下，一手提了竹籃，一手提了一小壇酒，跨將出來。不防門外一條大漢，候在暗中，猛把素臣兩臂拿住，喝道：「好滑賊！敢是餓得慌了，到人家來偷飯吃麼？且送你到官，問個夤夜入人家，非奸即盜！」素臣道：「怎黑暗嚇人一跳！這壇滑下來，打碎了不打緊，潑了一地的酒，豈不罪過？」那大漢笑了一聲，忙進裡邊，提了燈，同素臣到灶下來。

那大漢是誰？原來即是匡無外。素臣一面起火，一面問道：「兄怎知弟在這裡，直尋到此？」無外道：「我因出來尋你，聽遠處有哭聲，想必你是聽著哭聲，跟尋去了；因也迎著那哭聲一路走來。忽聽你大喝一聲，知有緣故，忙趕上來這裡，聽你發落。卻便宜這兩個女人，那嘴好不利害，不殺便罷，該割掉他兩個舌頭！」素臣道：「弟亦隱隱聽著哭聲，尋聲至此，豈知尋到這裡，並沒哭聲，在窗縫中，見一隻虎爬在炕上吃人，咬嚼作響。如今想起，卻是交媾之聲。必是那假虎命算該絕，致有此聲。」無外道：「兄只顧說話，不要弄出火燭來，這酒飯即吃不成！」素臣道：「不妨，別事不能，這燒火煮飯，盡自去得！」無外笑道：「吾兄在家，成日燒過火來，怎容易說此大話？」素臣道：「凡事總只一理，何獨燒火為然？就火言火：大約柴過多，則塞而不通，火性便抑；柴過少，則寡而無助，火力便微。欲物之速成，則柴把宜鬆；欲物之徐化，則柴把宜緊。視乎灶之大小，為用柴之權衡，而皆以疏通為主，則炊爨之道在是矣！」無外大笑道：「此論不獨用柴，用人亦然；不獨治爨，治國亦然。吾兄他日為相，其有如此灶矣！」二人一會談論，酒飯俱熱，搬到處邊，狼餐鯨吸，須臾，把一籃飯、一壇酒，吃個罄盡。無外道：「我們好去

了。」素臣道：「除惡務盡，先發制人，趁著酒醉飯飽，和你如此如此，包管成功！明日走路，也覺放心，可免吾兄長途跋涉！」無外連連點首，因拽上了門，一同大踏步望東而走。

一鉤月色東升，兩道行人漸少，秋風橫撲，柳葉斜飄，正是秋深時候，離人腸斷。迎頭望去，早見一帶高垣，連於霄漢，因令無外慢慢自來，自己如飛的跑到寺前，繞至寺後，越牆而進。但見重重屋宇，不亞千間，其間米糧、軍器、牲類不一而足。素臣一連縱過五七重高垣，見是幾重圍牆，卻是無門可入。只見東角門口，火光射出，因伏在暗處，見一小沙彌，提著燈籠，漸漸走近，滿面淚痕。見他走得較近，使一掠燕勢，掠到地下，掣刀在手，喝道：「你但嚷，須吃一刀！把進圍牆的門路說知，便饒你命；若有半句支吾，立刻殺死！」那沙彌目瞪口呆，渾身抖戰，咬著牙關，吱吱格格的說道：「爺呀，這牆是塊板……板做的，爺只看……看那釘搭的，便……便是個門，把鐵搭往左一拉，再往上一推，門……門就開了，裡面的都是一樣，有一句謊，便……便殺。」素臣道：「你為何滿面眼淚？」沙彌哭道：「爺，」素臣喝道：「低些！」沙彌把袖子拭乾眼淚，說道：「爺呀，咱一個舅子捆在後面廂房裡，明日要殺哩！」素臣道：「你舅是誰？為何要殺？」沙彌道：「咱舅是個兵，京裡人，殺敗了捉來的。」素臣道：「有多少人？」沙彌道：「有八九個，說還有幾個是官哩。」素臣道：「圍牆內現有何人？」沙彌道：「和尚和七師太，還有京中下來的兩個道士；師父被強盜殺了，師太們都去捉強盜了，留不多幾個在內；只有個師兄，也在裡面。」素臣地下抓起一把泥，塞在沙彌口中，把他腰間一條帶解下，捆住手腳，撩在院中。復身轉來，照著牆上，果有鐵搭，如法拉扯，那門便開進去，剛進去，門即合攏，看裡面鐵搭，卻在右邊。

素臣走進院子，見廊下堆著些大包小札，東邊樓上，燈燭輝煌，即飛身而上，站伏窗外。窺見靠裡一張桌上，杯盤狼藉，上面坐一個道士，東西兩個卻就是日間在陣上與妖作怪的妖僧、妖道，下面一個披髮頭陀，一個沙彌捧壺立著。看那上首的道士說道：「這原是靳公公的錯意，依小道愚見，等他到了遼東，有了收管，去擺佈他，真不費吹灰之力！今日反傷了許多心腹，又不能制伏他，豈不是錯？幸而天網恢恢，今夜落在俺局裡！」頭陀道：「便傷些心腹，說不得了，只取他心肝，祭奠各位師兄，以消此恨便了！」妖僧道：「那廊下火器，該一齊拿去，恐少了不濟事！」頭陀道：「日裡制他不住，今日好好的睡下，又沒一毫準備，睡夢之中，烈火俱發，便三頭六臂，也逃不脫！況那幾間房子，只消一部火車，便立時燬盡；四面又有撓鉤箭彈，怕他插翅飛上天去不成？」妖道掀須大笑道：「休說一個文白，再有幾個，亦化作火灰矣！看他日間那般凶狠，豈知轉眼即登鬼口，屍骸粉碎，骨殖飛揚！強梁之人，亦何益哉？」

素臣聽到那裡，連忙蹇下房來，走到小房，摸出假牆，看那燈籠，還有小半枝蠟燭，明晃晃的點著，提來覆在衣襟底下，悄悄蹇至東廊，搬了幾件火器，安放樓下，聽得樓上一片笑聲。暗忖：這伙僧道，死在頭上，兀自喜笑，反火燒身，自作自受，這才是天網恢恢哩！復到東廊，揀些火鴉、火鼠，揣在懷裡；仍至樓下，取出燈燭，點著走線，摸出火鴉、火鼠，一齊淬著，望火器堆裡亂丟丟去。不一時，炮聲齊發，火燄交飛，素臣跑出第二重圍牆之外，手掣寶刀，守在門口。那樓下廊邊的火勢，煞也利害？但見：

火龍舞爪，火馬揚鬃；火鴉與火鵲齊飛，火鼠共火球同走。火筒噴處，碎紛紛萬瓣銀花；火桶傾時，亂滾滾千行赤溜。火雷迸擊，真如炮打襄陽；火車奔馳，儼似屯燒博望。煙迷室內，白猿霧味目皆昏；燄起雲中，赤城霞烘林欲熾。櫃櫥椅桌，爆出金石絲竹各種聲音；櫺門屏，燒成碧綠紅黃諸般顏色。殿梁飛去，半空中龍戲明珠；樓脊倒來，一地裡鴛鴦翠羽。釋加文佛入涅，迸出滿腔舍利；太上老君翻鼎灶，燒完一嘴鬚鬚。閃閃爍爍，活觀音現出肉身；哭哭啼啼，鬼子母忽開生面。三世佛俱歸火宅，七世冤都出化城。試問昨宵是歡喜地，是污穢地，頓成白地；何來今日是離恨天，是清淨天，才見青天！

這火一發，勢如天崩地塌，電走雷轟，嚇得樓上四人，頭頂上冒去三魂，屁門中弔出五臟，顧不得沙彌生死，都在樓簷上，湧身跳下。東廊火勢已透，西屋煙燄橫飛，金蛇百道，赤練千條，頃刻衝上空中，把天棚燒得嘩嘩剝剝，拉拉雜雜，紛紛滾滾，飛入半天，赤炭也似的，望著頭上直打下來。妖僧見這勢頭，大哭而逃，剛跑出第二重假門，不提防素臣在外守個正著，一擦一聲，頭已落地，那屍身便往外直撲過來。背後的妖道，縮腳不迭，被素臣一刀，劈破了半個太陽，連肩頭削去半片，那屍身便往裡直仰過去。裡面的道士、頭陀，掣回身去，素臣趕入，頭陀往左，道士向右，各自逃生。素臣趕上頭陀，刀望後心戳去。空裡一根火炭，正打向素臣手腕上來，把刀一格，用的力猛，那根火炭直躍上去，正值道士在右邊，旋至劈頭落下，道士急閃，已把一嘴的長鬚，燒個罄盡。頭陀見戳他不著，翻身轉來，想要起腿。素臣大吼一聲，把頭陀嚇呆，一刀挑破小腹，仰跌在地，不能掙扎。道士復往左跑，見團團是牆，素臣縱跳如飛，料不能脫，奮身一躍，欲從燒空處上牆，撞著橫木，復墜下地。素臣踏住胸脯，向心口裡一刀，登時絕命。只聽得哭聲震天，見小房裡擁著許多女人，有的裸著身體，寸絲不掛，有的披得上衣，卻無裙褲，有的穿著褲子，卻沒衣衫，都在黑煙中，瑟瑟的發抖。素臣道：「你們不須害怕，快去逃生！」女人得這一聲，便冒煙頂火，亂跳亂撞的，直擠出來，素臣在前引路。到得牆外，見後半火勢大發，燒得半天通紅，知是無外在積上放火接應。便轉身向前，在院中提起沙彌，解去繩索，向口中挖出泥土。後面女人，爬爬跌跌的，一齊哭到。素臣正待領他出寺，忽然想起一件事，叫聲：「啊呀！」覆身轉來。正是：

五行有救四更後，八命逢生一念中。

總評：

大漢殺人，必是無外主僕。何云沒意智，以猜即不錯，未識其故也。無外肯來，何妨慨許？既已回絕，何故復來？鑽得透此層泥壁，方可論其意智。

無外兵不厭詐一段議論，最合兵機。素臣何以不會其意，緣篤於友誼；怨道待人，不更察其微意也。君子可欺以其方，為朋友；不許友以死，一片正理所泥耳。

素臣此番血戰，無全不受傷之理。則夜間縱跳門殺，何以堪之？故於前回元克悟腿傷即作損骨重傷，素臣心甚惻然，而克悟毫不在意；所恃者，有接骨靈丹也。素臣撮些包好。此接骨靈丹，骨尚可接，況區區箭傷傷痕？宜其解手時傷口已痊，而夜間縱跳門殺乃絕不妨礙矣。年前下種，過歲收糧，正難為淺人道耳！讀者當息心靜氣以領之。大遠裡聽有隱隱喊哭之聲，堪堪至近，卻並無蹤影。素臣雲：「必是假虎，命算該絕。」看官亦必以為誠如所云，而不知卻被作者瞞過了也。此哭聲全為寶音專而發，非素臣燒寶音，即寶音寺僧燒素臣，生死反覆，間不容髮。素臣又云：「我們既到這裡，便是天意。」此度金針與人也；而先以假虎算給蓋之。此滅針線之跡之法。滅之以迷眾目，度之以洗明眼；古人惟古史有此神秘，書中指不勝屈，聊於此發之。

或問：既屬天意，則隱隱哭聲何難直尋至寶音寺附近？而必拖帶假虎一事？不知此書大旨深惡僧道，故於其作孽必大書特書。不一書以表之。二莫不過寺中一道人耳，而其妻之大言不作，以至如此，則寺僧之無孽不作可知。即小見大，循流溯源，所謂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者，可以尺簡窮之也。況素臣等食腸豈刺米所煮之粥能使充足？日既血戰，夜復縱跳門殺，何以堪之一籩飯食，一壇辣酒，即醉且飽，非拖帶假虎之功，而能翻天揭地，復做出如許事業乎？則請以史遷之言解之曰：可為知者道，難與俗人言也。

二莫女人云：「咱們丈夫也是有名目的。」素臣急問姓名，復云：「說起咱們丈夫，這兩個強人死也沒他的死處！」幾於九天之上矣；而欲出履歷，則係房頭長老座下得力道人，乃在九淵之下。以下一片滾出，筆筆生花，言言活虎，讀之目皆碎裂，心花怒開。

沙彌一夾，既得門徑，入剿妖孽僧道；復知信息，出救解護員役；厥後解京，更作一活口佐證；用一人而得三要，是真能用人者！

素臣竊聽僧道計議，與《水滸》「血濺鴛鴦樓」同一機杼，而彼報私仇，此除國賊；彼濫無辜，此殲黨惡，不可同年而語。而佈置起落，聲色氣韻，復百倍過之，真是奇文！

